

22-7
九龍坡區文史資料



九龍坡區文史資料

目 录

黄桷坪上的民主堡垒

——记解放战争时期国立女师学院的学生运动

..... 冯一苇(1)

关于国立女师学院解聘风潮..... 肖印塘(13)

历尽崎岖志不移

——吴师藻溪先生轶事..... 黄石声 李昌谷(15)

点滴追忆李师..... 李昌谷(23)

平常茅屋, 永溢芬芳

——记南温泉木椅新村六号..... 曹昭琪(25)

悼念邓桢芸大姐(七绝)..... 黄石声(29)

记铭勋、话育才

——为纪念育才学校建校五十周年..... 李能寿(30)

良师、楷模众口碑

——记清华中学老校长刘容亭..... 黄声荣(39)

民族工业一枝花.....

——记重庆水轮机厂前身重庆恒顺机器厂

..... 冯一苇(46)

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历史概貌..... 董晏明(58)

“官邸”、“别墅”觅迹踪

——抗战时期蒋、林、孔、陈在南泉遗址纪实

.....	瞿义浩(62)
洞中奇观	
——南温泉溶洞揽胜.....	曾昭琪(67)
古雅精美的白鹤林清代庄园.....	董晏明(80)
马王场出土特大称砣.....	李新华(83)
喜道农村“万卷楼”	
——记九龙乡图书馆.....	李新华(84)
利弊得失耐思量	
——南泉解放后工农业生产概说.....	杨曙(91)
青栏：老干部话当年	
一笔血债	
——忆日寇在薛家马庄罪行.....	孟莒民(100)
刘家湾日军战俘营.....	蒋志鹏 卢祥高(102)
纪念民主革命志士黄复生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诗选	
.....	九龙乡文化站 重庆九龙诗画研究会(104)

黄桷坪上的民主堡垒

——记解放战争时期国立重庆女师学院的学生运动

冯 一 苇

反美抗暴 首举义旗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生了驻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新华日报》、《民主报》、《新民报》，先后发表文章，揭露和谴责美军暴行，点燃了全国性的抗暴烈火。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校址在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首先响应。

在《新华日报》田伯萍同志的指导下，女师院内的地下党员兰健、赖松频繁联系，研究积极分子情况及发动群众的步骤。首先以宿舍为单位发出呼吁书，从六宿舍开始，其他宿舍纷纷响应，抗暴热潮，来势汹涌。三十日下午，汪盛荣在饭厅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点燃了同学们胸中怒火，一致要求召开大会，给当时掌握学生会的三青团来了个措手不及。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组成抗暴委员会，选举汪盛荣为主席，王育为为副主席，吴韵琴、潘宜、黄自连负责联络。同时标语、墙报、漫画铺天盖地，贴满校园及黄桷坪街道，“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巨幅标语，醒目耀眼，横跨街道，声势浩

大。一时间，街头巷尾，茶坊酒店，都是以“抗暴斗争”为话题。《新华日报》首先报导了女师学院的消息，有力地鼓舞了抗暴斗争的开展。

三青团在抗暴烈火面前，无能为力。为美帝辩护嘛，又羞于言且屈于理，于是绕道破坏。他们针对“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滚出中国去”，企图转斗争目标，冲淡抗议美军暴行的主题，给美军继续赖在中国寻找借口。经过激烈辩论，阴谋被揭露，并被彻底粉碎。他们又提出“解放伪国大”的极左口号，并散布砸烂《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企图改变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的性质为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为国民党血腥镇压革命群众寻找借口。这一险恶阴谋，也被揭露和粉碎。

四七年一月六日早晨，曙光初透，寒风凛冽。女师院八百多名同学及教职员工，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打着“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的横幅队标，徒步从黄桷坪向市中区进发。行至两浮支路，汇集各校游行队伍，共六十三所学校，一万五千多人，“抗暴联”主席团走在前面，八人一排，队伍长达两公里，组织严密，秩序井然，队伍所到之处，市民夹道欢呼，端茶送水，至为感人。口号声此起彼落，震撼山城，沿途散发传单，电线杆上、墙壁上贴满标语，用粉笔书写的英文标语：“u、s、A Go away!”随处可见。山城像一头醒了的睡狮，怒吼起来，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震慑了美帝的威风，中国人昂首挺胸，美国兵龟缩蜷伏。

游行队伍到达重庆行辕，递交了抗议书，参谋长肖毅肃和一个姓刘的秘书，被迫出来回答问题。问他对抗暴游行有

何看法，肖张口结舌，言不由衷，假惺惺地说：“我……我支持你们的行动。”恰好许多记者涌来，肖吞吞吐吐，尴尬不堪。抗暴联还向行辕递交了请愿书，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揭露了美帝的侵略本质，及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的丑恶咀脸，宣传教育了群众，取得了抗暴斗争的预期胜利。

抗暴运动在继续深入。寒假期间，以“抗暴联”的名义，（汪盛荣是主要负责人）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开展宣传，自编自演了许多精彩节目，更为形象深刻地揭露了美蒋罪行。反动当局对此惊恐万状。南岸区宣传队在江北街上宣传演出时，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二·五”血案。“抗暴联”主席团研究决定，于二月七日，组织了第二次示威游行，并推代表到市府请愿。参事张季群和代表谈判，代表提出：要求严惩凶手，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保证游行示威和宣传自由。市府慑于群众压力，被迫答应要求，并在抗议书上签字。可是墨迹未干，国民党特务又在大同路制造了“二·八”血案。反动当局理屈词穷，在桌面上尽量敷衍，台下却大耍流氓无赖，大搞白色恐怖。女师院院长劳君展，是爱国民主人士，许德衍的夫人。她赞成抗暴斗争，还公开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国民党特务竟向她投递恐吓信，信上画一个半裸体女人，刀子插进了胸膛。汪盛荣也先后收到类似的恐吓信。除恐吓言词外，全是低级下流、庸俗无耻的漫骂。这丝毫不能抵消抗暴斗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只暴露了反动当局的虚弱本质。

“六、一”大逮捕 众志成城

一九四七年春，国共全国破裂。二月二十八日，重庆

《新华日报》被查封，四川省委全体同志，撤回延安，政治局势，急转直下。由于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从南京中央大学开始，开展“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参政会开幕，京、沪、苏、杭十六所大专院校的五千多学生，齐集国大会场请愿，遭到当局野蛮镇压，制造了有名的“五·二〇”血案，激起了全国学生的义愤，六十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罢课游行。这次学生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誉为第二条战线。

重庆学生在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在“抗暴联”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委员会”，响应六月二日全国学生一致罢课游行示威的号召。女师范学院从五月二十四日起宣布罢课，开展宣传，筹备“六·二”大游行。正当重庆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反动当局撕破面纱，凶相毕露，伸出魔掌，举起屠刀，抢在“六·二”前头，对进步学生及爱国民主人士进行疯狂镇压。

六月一日深夜，女师院内展开了一场逮捕与反逮捕的大搏斗。

六月一日下午，街上便衣特务，密布茶坊酒店，游窜街头路边，白色恐怖气氛笼罩黄桷坪。女师院原定晚上召开大会，见情况不妙，改在饭厅内由汪盛荣布置游行事宜，并说：如果特务抓人，就听哨音集合。赖松同志要汪盛荣换一个宿舍，以防不测。十一点，未见动静，汪又回到六宿舍。深夜一点，宿舍所有的灯突然亮了，同学们从梦中惊醒，窗户外，宿舍门到处站着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学校已被包围。赖松马上吹哨子，同学们立即起来，把门窗全部堵住，特务上前敲

门，扬言要检查搜捕，同学们毫不惧色，七咀八舌，隔窗喊话：“明天要上课，我们要睡觉！”“夜不成公事，有话明天谈！”“女生宿舍，请勿乱闯！……。”特务叫门不开，便用刺刀戳门，门戳穿了，赖松的手被戳了一刀，同学们仍不松手，死死抵住。军警却从后门涌了进来，一部分同学立即围成人墙，掩护重点人头汪盛荣，另一部分围住特务，佯装不晓，问这问那，人多咀杂，使特务耳不暇接：

“你们要干啥子？”特务：“抓人！”

“犯了什么法？”

“他们的‘法’随身带，在肩上扛起的，腰杆上别起的！”

“莫乱说，他们来保卫我们的安全的！”

“对了，他们来抓深夜持枪抢劫，乱闯女生宿舍的流氓犯、抢劫犯的！”

“感谢！感谢！我们这里很安全，除了你们，没有流氓闯入！”

“你们辛苦了，请回吧！明天要上课，我们要睡觉！”

“……”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义正词严的质询，有鄙夷辛辣的嘲弄。特务们虎着脸，斜眉吊眼，四处逡巡，未发现人群中要抓的人，就冲开同学们的包围，搜寻各个宿舍，幸未找到。后来看见一堆人老是站着不动，起了疑心，他们冲开入墙，用像片对照，抓住了汪盛荣。赖松和同学们死死拖住，特务们往外拖，女同学力气不敌，赖松拖住汪的脚在地下滑行，汪的鞋也掉了一只，还是汪喊：“放开我吧！”赖松一松手，特务把汪架走，送上囚车。同学们不顾一切，穿起板板鞋，追出校外，包围学校的军警正要撤走，同学们气愤

之下，脱下板板鞋，捡起小石块，向军警特务投掷，霎时，“弹”如雨下，砸坏三辆汽车。车上特务一边护着头，一边恐吓：“开枪了！”同学们无所畏惧，继续投掷。在雨后初晴，七坑八凹、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囚车冒着“弹”雨，狼狈开出了黄桷坪。同学们紧跟囚车，眼含着泪，目送战友离去，默默祝愿战友安全归来。

在回校的路上，碰见一个烫着头的女特务，同学们把一腔愤怒都集中在她身上，一涌上前，把她围在中央，摔在烂泥坑里，脸上糊上稀泥巴，头上扣上烂瓜瓢，有的在打，有的在骂，揪揪攘攘地把这个混入学生队伍里的害群之马，看管在厨房，作为人质。

中午，军警特务再度包围学校，扬言要抓打人凶手，特务听见外面在闹，以为又要揍她，自己泡进泔水缸里，拖出来时，水流滴答的，一付狼狈像。这次又抓走了张慎勤等两位同学。对外联络的吴咏琴回校时，正值特务抓人，她机智躲走进理发室，扮成阔小姐，在特务的眼皮底下，从容不迫，坐上公共汽车，安全脱险。

前后两次，共抓走了十八位同学，计有汪盛荣、童鸿滨、朱定安、张毓林、陈绩实、林正端……等。

六月六日，女师院教授王元吉、郑思虞等五人及学生代表陈懋华、花光武等五人，到行辕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经多方营救，并配合强烈的社会舆论，约两月后，被捕学生被陆续释放。但大部分不准回校，汪盛荣被迫送回家。

六·一逮捕后，由江竹筠同志领导，成立了女师学院党支部，赖松任支部书记，杨蜀翘任宣传委员，董世芝任组织委员，为纪念“六·一”大逮捕，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

六一社。

师生争温饱 “义卖”扣人心

“六·一”大逮捕后，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女师院，又加上新任院长张邦珍为虎作伥，革命形势暂处低潮。彭咏梧、江竹筠指示女师院地下党组织，注意积聚力量，逐步壮大组织，少搞激烈的政治斗争，可从生活斗争入手，揭露敌人腐朽、黑暗、虚弱、凶残，从而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段时间，平静中有风暴，沉默中有呐喊。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蒋管区局势已无法控制。物价飞涨，一日数价。教师工资低微，所发金元券，如不及时处理，将成为废纸一叠，生活十分艰难。教授始而消极怠教，请“告贷假”、“典当假”，继而罢教请愿，争温饱，争生存，要求当局提高待遇。女师院党组织立即发动群众，积极配合，从经济和生活斗争入手，揭露反动派内战狂人种下的恶果。重庆学生运动又转入高潮，形成轰轰烈烈的“四·二一”运动。

女师院于三月五日，成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师生员工争温饱委员会”，七日起罢课三天，开展尊师义卖。同学们捐献的义卖物品，堆积如山。在黄桷坪街道两旁摆摊设点，高声叫卖，这是为教师活命的义卖啊！无怪乎叫卖声苍凉哽咽，观者也为之热泪盈眶。有愿出高于物品数倍的价格购买，买后又将原物捐献的动人情景。人们都见景思忖：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三月八日，女师院特别选定这个日子，六百多人，组成

浩浩荡荡的义卖队伍，徒步走向市中区，引起沿途观众的无限沉思。随之反动当局所谓的“戡乱”政策带来了什么样的恶果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看吧！一幅幅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镜头，交相迭印：

宣传组的漫画笔锋犀利，洞彻时弊。其中一幅题为“四大皆空”的漫画，画了一个特大的饭碗，碗内空无一物，上款写：“全国公教人员惠存”，下款写：“内战狂人敬赠”！引起观众的共鸣。

朱亭子一家小烟店捐出香烟七条，为走串车站码头、茶坊酒店义卖香烟的姑娘们补充货源。

林森路一家小食店捐献了全天的总收入。

卖花姑娘沿街叫卖，五元一束，价格昂贵，却是供不应求。

擦皮鞋组的生意虽是兴隆，却是清闲：川流不息的顾客多数是只缴款，不擦鞋。

特别是女大学生拉黄包车，更是使“坐车人”愧不敢当，只要主动问讯：“先生，坐车吧”！对方不说去处，不问价钱，立即解囊捐献，之后，扬手致意，安步当车而去。

女师院紫外线话剧社，在江苏会馆义演《续弦夫人》，门票收入，全部捐献。

当天收入上百万元，为防备金元券贬值，全部买成大米三百担，解决了教师们的温饱问题。

争温饱的义卖运动，经济收入不小，政治收获更大。女大学生，走上街头，抛头露面，作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低下的事情。生动的事实，谱写了一篇女大学生们高度的政治热情的颂歌，是对反动当局的辛辣嘲讽。迴旋在广大市民头脑里

的是一连串的问号，惊叹号。茶坊酒店，街头巷尾，以为话题，宣传效果不胫而走。

三月十七日，一百多同学参加在重大广场召开的命名为“活命晚会”的营火晚会。会上，热气腾腾，群众激奋，打连筒、车车灯、扭秧歌，形式多样；“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有好地方”，新词原谱的“古怪歌”，“朱大嫂送鸡蛋！”“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的歌声响彻夜空；啦啦队的啦啦声，此起彼伏。这边啦，那边唱，那边唱完了，这边来接倒，啦声不断，歌声不绝。还演出话报剧《为孙科送丧》，真是盛况空前。烈火越烧越旺，潮流势不可挡，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反动当局闻风丧胆。

南京“四·一”惨案消息传来，重庆学生义愤填膺，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四月二十日，长江南岸学生数千人，云集黄桷坪女师院，准备次日游行。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当天下午，军警包围了女师学院。大兵持枪堵住校门，院后玉皇观上架起机枪，黄桷坪通向市中区的道路上垒起沙包，军警密布，机枪林立，对手寸铁的学生如临大敌。地下党组织决定，不和敌人硬拼，改在校内游行。游行开始，女师院打着校旗走在前面，迈着雄壮的步伐，顺着学校马路绕圈游行。歌声、口号声响彻校园，避免了一场血腥镇压。夕阳西下，门岗撤了，军警们背着机枪，开始撤退。同学们涌出校门，冲向马路，口号声，嘲笑声，雄壮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为游行胜利欢呼，为军警们“送行”。

团结驱张 斩断魔爪

“六·一”大逮捕后，院长劳君展愤遭反动当局的血腥统治，毅然辞去院长职务，反动当局乘机派张邦珍继任院长。

张邦珍不学无术，靠忠实追随反动当局作为进身之阶。她一上台亮相，为邀功请赏，烧了“三把火”：首先取缔民主选举的学生自治会，并将主席记大过一次；其次，解聘前院长所聘教授郑思虞、劳启华等七人；第三，打击进步力量。如墙报要先到训导处登记负责人，稿件要送审，进步学生经常受到训斥、追查、恐吓。同时扶持反动势力，一时间，国民党、三青团活动猖獗。

张邦珍是国民党伸向女师院的魔爪，为扩大进步力量，开展进步活动，争取民主权利，必须斩断魔爪，踢开绊脚石。

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有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市长杨森临场导演的教育局训导会议，提出要整顿“学潮”，处理职业学生。（指共产党）张邦珍秉承旨意，解聘教授四十人，其中有商承祚，宗锡钧、王衍康、尚括之等，同时加强校警夜间巡逻，九点以后未回宿舍者，抓到校方审讯。

党支部及时研究，认为张解聘教授，接踵而来的将是安排亲信爪牙，白色恐怖将更为严重，张的倒行逆施，已引起全校师生员工的强烈不满，趁她羽毛未丰，立足未稳，发动驱张运动是及时的，必要的。七月初，党员陈志坚，积极分子陈懋华，贴出了第一张驱张大字报，师生员工热烈响应，大字报、标语，贴满校园，并成立女师院驱张委员会，陈懋

华任主任委员。适逢假期，学生多数不在，未形成群众运动高潮。这次运动形式，以请愿、开记者招待会，发通电等，争取社会舆论支持。曾十二次致函蒋介石、李宗仁，列数张的劣迹。商承祚等教授发表联合宣言，称：“……我等系国家教授，只要热心任教，成绩优良，任何人不得剥夺工作之权利。……”。因为部聘教授系社会知名人士，具有一定影响，反动当局尽可在台下搞小动作，台面上也不得不表示尊重，张慑于群众义愤，社会影响，舆论压力，不得不缩回魔爪，承认条件：解聘教授继续延聘，取消限制学生的条款。张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第一次驱张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进步活动又活跃起来，学生自治会改选胜利；组织起工人夜校，开展了读书活动；各种壁报如雨后春笋。如《艺林》、《萌芽》、《拓荒》、《小公报》、《热风》等。《热风》根据淮海战役，写了一篇综合报导——《徐州会战》，观者如堵，使训导处大为震惊。

四九年四月，争温饱运动形成高潮，蒋政府给学生的伙食费迟迟不发，学生面临断炊之虞。在伙食极差的情况下，张邦珍还克扣伙食，将标准一千元，擅自改为六百另八元。党支部组织人到银行查账，揭露了张的马脚，学生群情激愤，党支部因势利导，发动了第二次驱张运动。这一次来势汹涌，大字报、标语、漫画铺天盖地，《打铁匠》啦啦队刺刀见红，啦啦声如雷灌耳。

“争温饱，争生存，张邦珍，饿死人！”

“张邦珍，大坏蛋，不让我们吃饱饭！”

当局派李帮办来校“视察”，啦啦队又吼起来了！

“李帮办，来得好，你看我们饿瘦了！”

张邦珍吓得发抖，溜到市中区躲起来了。

中央工校，清华中学，乡建院千多同学，步行来到女师院声援，当晚在礼堂、操场举行联欢会，表演了“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唱起了革命歌曲“山那边有好地方”、“你是灯塔”等；几百人跳起，“团结就是力量”的舞蹈，《打铁匠》啦啦队特别活跃，它既是对敌斗争短兵相接的匕首，又是群众会场联系友谊的纽带。晚会自始至终，情绪高昂，热气腾腾。

驱张委员会还派代表到西南长官公署递交请愿书，历数张的劣迹：1：学校管理混乱，责无专人；2：经费不公开，对学生各项费既不按时又零星发下，特别是克扣伙食费；3：官僚作风。张视学校为官场，视同事为僚属；4：不懂教育。5：滥用私人。使门外汉充任要职，导致校誉一落千丈；6：擅离职守，使学校成为四分五裂的状态。

代表们又到青年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深得社会的同情。

四月中旬某日，张邦珍乘一辆小轿车溜回学校，同学们一涌上前，把小轿车团团围住。她一下车，质问声，啦啦声不绝于耳，她吓得发抖。同学们抬起张邦珍，塞进小汽车，叫她滚，不准再回来。她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了，从此没有再回学校，驱张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为了使学校工作能正常进行，在党支部领导下，选举教授王吉元、段吉人、巩毓贤，学生张芸，李郁书，工人杨显东、徐正山组成院务评议会，民主管理学校，行使领导职权，直到新任院长陈东原到校。这在解放前还是一个创举。

冯一苇、男、65岁、重庆八十中学数学教师、退休。

关于国立女师学院解聘风潮

肖 印 塘

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于抗战后期在江津白沙建立，抗战胜利迁来九龙坡的。首任院长谢循初，继后是数学家劳君展。她是许德珩的夫人，在学术界很有名望，为女师院师生所爱戴。由于抗战胜利，不少教授忙于回归家乡，一时缺乏人才，中文系特别突出。劳氏延聘商承祚教授主系，从各方面延揽人才，充实教学阵容。当时反动派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反对，本市学联领导学生游行示威，院内出墙报特刊，中文系更活跃。反动派压制学运，曾逮捕女师学生黄质蓬汪盛荣等，经多方营救，才被迫释放。中文系教授郑思虞参加过营救活动，中文系讲师兼总务主任朱世禔更是义不容辞进行多方面营救工作。地下党领导学运，大力营救。

一九四七年暑假，劳院长安排布置了学院的工作，不料反动派撤换劳院长，委派张邦珍来接任。张是云南人，张邦翰的妹妹。依附反动军政势力，打击进步师生，闹出解聘十教授的风潮，哄动当时全市。这十人中有劳院长的骨干如教务主任宗锡钧、中文系主任商承祚、总务主任朱世禔。学术名流如郑婴、郑思虞、中文系学生亲近爱护的教师田子真、尚括之、肖印塘等。消息传出，引起院内外和社会上的震动。

被解聘教师没有屈服，招待了新闻界，还请了律师向法院提起控诉。经法院民事法庭传讯，被告张邦珍拒不出庭，

推出市长张笃伦暗中活动，后来由张笃伦邀请重大校长张洪沅、市参议会秘书长陈云阁出面调解，软硬兼施，市长校长秘书长三人具名发出请柬，在市长公馆设宴招待被解聘教授，分别劝说，以分送履行聘约规定的全俸为条件，介绍安置工作作为诱饵，迫使撤消了法院诉讼案。

宴席上只有宗锡钧一人发牢骚，说了些不关紧要的酒后闲话。大家抑制住愤怒，屈从了生活的压力，心理很不是滋味。也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宗被解除教务主任后，继任的是数学家何鲁教授，这在当时也有很多传闻，大家奇怪何老为什么替张邦珍看守摊子，作众人公认的不光彩的帮凶？有人说何与张邦翰在留法时很有交情，张邦翰特意请他来帮助她的。确实，不是何老出场支撑，张邦珍一天也混不下去。由何设计中文系，把省立教育学院的中文系从主任到教授搬到女师来，一身两任，维持两院的教学工作。

1988年4月29日写

肖印碧 男，68岁。现任重庆电力学校退休教师，
曾任女师院校为被解聘人员之一。